

读者
DUZHE
因为爱·孝爱

《读者》图书部 编



遇见 世上最好的爱

父母之爱，是世界上最深沉的爱；

父母之爱，沉甸甸、热腾腾，是指引游子归的灯；

父母之爱，报之有时。

至亲既逝，悔之晚矣。

陕西新华书店
发行

《读者》图书部 编

遇——见——世——上——最——好——的——爱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见世上最好的爱/何风主编;《读者》图书部编

—西安:未来出版社,2017.1

(因为爱系列)

ISBN 978-7-5417-5956-7

I. ①遇… II. ①何… ②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8980号

因为爱系列

遇见世上最好的爱

YUJIAN SHISHANG ZUIHAO DE AI

何风/主编 《读者》图书部/编

总策划:孟讲儒 李进

执行策划:唐荣跃 柴冕

责任编辑:胡舒依

装帧设计:许歌 张涛

内文绘图:雨孩子

封面绘图:雨孩子

发行总监:董晓明

营销宣传:薛少华 陈欣

出版发行: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西安市丰庆路91号 电话:029-84287959)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陕西安康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1 插页:10 码

版次:2017年3月第1版

印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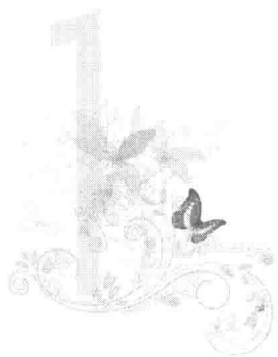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417-59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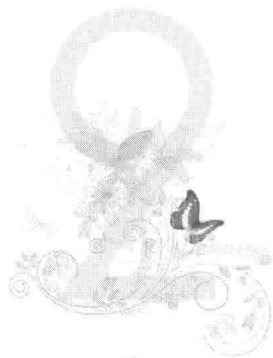
定价:2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电话:0915-3910927)

目 录

礼物	001
守着妈一生	004
和你在一起	008
这些都不是理由	013
和渐冻症争夺父亲	015
爱母“双簧”	019
妈，亲一下	021
致上帝先生	026
与父亲相伴的日子	030
女儿送给父亲的最美风景	035
流泪的怀念	038
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	041
母亲安详地睡着了	045
魔法师	048
好好活着就是爱	052
多分一些爱给父母	054
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058





读者·
因为爱

第 99 朵玫瑰	063
英雄女孩	066
和母亲的最后约定	069
17 年寻母记	071
请系上保险绳	076
悲怜上帝的小女儿	079
我们共有一种奇异的忧伤	083
爸爸，请陪我走一走	087
陪总统父亲到日落	089
两颗心，心连心	090
想念父亲	092
儿子的完美提案	098
今年父亲节不要再给我送领带	102
提前的祝福	104
请为你的父母骄傲	108
歌，一条无尽的路	110
遇见世上最好的爱	112
有一些错不必纠正	114
故乡，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	116

这年冬天的家书	120
失落的版图	124
雪下得那么深	128
母亲与故乡	132
最宝贵的财富	135
母亲，请让我给你安宁	138
当你们老成我的孩子	142
去台湾看父亲	145
道别之吻	147
父亲的节日	149
爸爸会回来的	151
告诉美芽我爱她	156
我喜欢咱们一起过	161
我和父亲的战争	163
带着爷爷拼高考	167
这一次，我抱你	173





礼物

丁一珊

他推着那辆崭新的“安琪儿”慢慢走着，想着女儿看到这辆自行车时将有的雀跃欢呼，他不由自主地笑了，他知道一辆自行车对女儿的意义。

女儿很不幸，他总是这么认为，在她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却失去了母亲。当时，他就暗暗发誓，他会将此生所有的爱都交给自己的女儿，女儿就是他的唯一，是他所有的财富，他一定会让女儿享受到别人能享受的全部的爱。

但是他只是一家小工厂的工人，每月那点可怜的收入，除去父女俩的生活费用所剩无几。别的孩子一年四季总有新衣服穿，女儿一年到头却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了的校服；别的孩子有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玩具，而女儿仅有的娱乐就是帮那个几年前花一块五毛钱买的洋娃娃梳梳头；别的孩子都是每天坐在饭桌前等着开饭，女儿却差不多负担了所有的家务……这一切，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内疚感，女儿弱小的双肩本不该承受这一切啊！

“没妈的孩子真可怜。”一听到邻里这样的议论，他的心就像被针扎着一样疼。

“爸爸对不起你。”他曾对女儿这样说。

“不，爸爸，别人有的我都不稀罕，我有的别人却永远无法得到，我得到了天下最好的爸爸的爱。”女儿是这样回答他的。那一夜，他落泪了。是的，他太对不起女儿了，他曾发过誓要让她成为最幸福的人，可事实上，他连孩子应该享受的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保障！

“总有一天我会证明，有新衣服穿并没什么了不起！”女儿说到了，也做到了。每一次的考试，每一次的学科竞赛，她总是第一。他为有这样的女儿而骄傲。

他不知道别的家长是怎样来表达自己的自豪感，是怎样来庆祝的，他能做的，就是让她吃上一顿她爱吃的菜。

女儿快十五岁了，一天，他说：“等你再拿一个第一，爸爸买辆自行车给你。”

女儿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了下来：“不，爸爸，我真的不需要。”

虽然女儿这样说，但他明白，一辆自行车对她的意义。

上小学时，别的孩子有车接送，他却只能每天牵着女儿的小手陪她走到学校。现在女儿上了中学，不用他送了，可他知道，学校离家更远了，别的孩子都骑自行车，可她……

每当刮风下雨，女儿回来总是一身泥水，一脸疲惫，他见了不知道多心疼。也曾有个好心的同学用自行车带她回家，在路上却遇见了交警，同学被罚了十元钱，女儿从此便不再让同学载，她的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愧疚。女儿这个年龄的孩子，总爱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况且，女儿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也曾每天给女儿五毛钱，让她乘公共汽车，女儿收下后，却在他生日那天送了他一双不很名贵却足以让他珍惜一辈子的皮鞋。女儿也知道，他太需要一双皮鞋了。女儿真的很乖，他为有这样的女儿而骄傲。

这次考试后，他发现女儿沉默了许多，考试成绩也迟迟没有告诉他，他隐隐猜出几分，却什么也没问。

他决定无论如何，一定会在她生日那天实现自己的承诺。

今天，就是女儿十五岁的生日。一大早，女儿出乎意料地主动给他看了成绩，那是一个比以往任何一次考试都低许多的分数。

“没关系的，要相信自己。”他擦干女儿眼角的泪，对她说。

尽管女儿没得到第一，他仍旧去了商店，挑来挑去，那些时下流行的山地车价钱太贵了，他实在无法承担。最终，他选了一辆“安琪儿”，红色的——红色代表希望，女儿一定喜欢。

回到家，女儿已经将饭做好了。“来，看看爸爸给你买的生日礼物。”他拉着女儿的手说。

女儿诧异地跟着他出了家门，蓦地，她惊呆了。

一滴，又一滴……他这才发现，女儿的泪正一滴一滴往下落。

“喜欢吗？”他问女儿。



半晌，女儿才抬起头说：“爸爸，对不起。”

“傻孩子。都十五岁了，还尽说傻话。”他摸了摸女儿柔软的头发，又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水。

“你长大了。”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才发现，女儿眼里竟又蓄满了泪水。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吗？”他焦急地问。

女儿慢慢抬起头，轻轻地说：“其实，爸爸，这次我仍是第一。”

守着妈一生

大 娃

多少年来，因为工作的调动、职务的改变，我总是在换办公室，可不管换到哪里，我总是把妈的照片摆到桌上。有妈在，心里踏实，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

妈出生在豫南方城县平高台村，村里的余家药房是妈家里开的。妈的爷爷是清朝的秀才，方圆百里都有好名声。妈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后来随军南下抗日就没有了消息。爸家离妈家有十里的路程，家境殷实。妈的爷爷与爸的爷爷认识，两家一搭话，妈就在14岁时嫁给了爸，放到现在，那正是读书和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龄，而妈却开始了孝敬公婆、操持家务的辛劳生活。

妈和爸成亲的第二年，爸就去了许昌烟行学做账。爸离开家，妈却走不了，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得伺候，妈从来没有提过跟着爸到城里去。很快，妈就以她的勤劳、善良和孝顺赢得了全家与全村的夸赞。

新中国成立后，爸家因财产与土地购置问题被划成地主。家里的人出来进去都遭人白眼，爸就不再常回家。妈长期留在家里照顾着老老少少，承受着一切想不到的变化，直到1953年，妈才被爸接到了许昌。

妈跟爸进城的时候，十岁的三叔也吵着要到城里念书，爸接来了妈，怎好把弟弟也接过来，爸就不同意。可妈说：“去吧，城里怎么都比乡里好，我能累着什么，还不是锅里多添一瓢水？”三叔就笑了，爷爷也笑了。自从被划成地主，爷爷很少有这样的笑，他心里感慨有这样一个好儿媳，能为这个家分忧解难。从此，20多岁的妈照顾着三叔上学放学、吃饭睡觉的一应事情，6年间，妈把三叔从小



学照顾到上初中。这期间，虽说妈招工进了许昌市服装厂，但妈和爸的工资加在一起也不算高，可这之后的5年，他们还供四叔念完了中专，资助妈娘家一个家境窘迫的远房舅舅读完了大学。1957年、1961年我和二弟相继出生，几年后，大妹和小妹的出生在给我家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为妈增添了更多的劳碌。

我出生不久，爸的远房堂妹带着孩子找上门来，她听说妈在服装厂上班，想跟着学缝纫。妈说：“中啊，先住下，我去跟厂里说说。”这一吃住就是一年多，姑学成后回家自己开了个服装店。村里的老人说：“都说姑嫂不和，你们还不是亲姑嫂，真不拿你当外人哪。”姑就笑，总是说着妈的好。妈回乡下的时候去看了五外婆，五外婆的儿子早年随国民党军队到了台湾，她就成了一个孤寡老人，没人照顾，吃了不少苦，最后是妈给五外婆养老送终的。

家里人一多，生活就窘迫，每个月只能改善一次生活。每到发工资时，妈就给我一块钱，让我去买水煎包，给大家解解馋。我是老大，总帮妈算着每个月买粮多少钱，买煤多少钱，还剩多少钱，看够不够花。那个时候老家农村总是来人，遇到谁说娶媳妇没钱了，上学困难了，妈就掏钱。妈说：“没事，拿去先花着。”这样，我家后面的日子就更窘迫了。

屋子虽小，有妈就显得大，显得充实和温暖。家里总是有备用的床板，晚上加在床的里面，以便睡更多的人。木格棱窗下放着一台缝纫机，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总放在窗台上，我离开家参加工作的前一年，那盏煤油灯才换成一只15瓦的灯泡，吊在缝纫机的上边，妈的眼前亮多了。妈在布案上忙活那些布块，我和二弟就在缝纫机的边上做作业，妈用缝纫机了，我们再趴到布案上去，做完作业就支着脑袋看着妈忙活，最后妈把布案上的衣料用布一裹，就裹出一个平展的床铺，我们爬上去，一躺下就睡着了。缝纫机的轧轧声伴我入梦，那时不知道妈的累。妈不仅忙我们的，还有街坊邻居的。人家平时也不好麻烦妈，妈知道这些，人家既然求上门来，就是遇了事，怎好不给人家面子，就笑着应承下来。

爸那时因出身问题被下放到离许昌十多里的乡下，整天不着家。爸那时总觉得低人一等，妈却不在乎这些，她在工厂好好工作，把家操持得有条有理。这给了爸不少安慰，爸总说那些年多亏了有妈这样一个理解他、关心他的人。

妈在厂里踏实肯干，常常受到赞扬。领导想培养妈入党，还要提拔妈当车间主任。但是一外调，知道了爸的情况，领导就跟妈谈话，要妈和爸划清界限。妈说：

“要是我跟组织还有差距，我就再努力。我们孩子他爸的事我心里都知道，孩子不能没有爸，我也不能没有这个丈夫！”那个时候，妈担心爸承受不住打击，经常把洗干净的衣服和做好的吃的带上，走很远的路去看爸，天蒙蒙亮的时候赶去，上班前再赶回厂子里。正是由于妈对爸的关心体贴，爸的精神才没有垮，挺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那时候，我同别人打了架都不敢回家说，说了一定要挨妈的训斥，不管谁对谁错，妈从不惯着自己的孩子。一天，跟我打架的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来，正巧爸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家。看到这种情况，没等我做出解释，爸的皮带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妈拦着的时候，我含着委屈的眼泪趁机跑了出去，身后传来了妈“大娃、大娃”的呼喊声。我跑到了许昌火车站，候车室里烟雾腾腾，挤满了人。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远行，我不想走，不想离开妈，我开始后悔跑出来。后来我得知，妈拿着一根竹竿，在寒冷的大街上到处找我，那根竹竿捅遍了街两旁的犄角旮旯，妈怕我躲在里面不出来，一边找我一边叫着“大娃”，那种呼唤被风裹挟着一直从街这边传到了街那边。渐渐地，我听到了那揪心的呼喊，它冲着候车室来了，我已经从窗户里看到妈的影子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想叫着妈扑到妈的怀里，腿却在妈进门的一刹那从另一个门跑了出去，一直跑到了汽车站。妈的叫声远去了，我泪眼模糊。多少年来，我的记忆里，一直有妈寒风里呼喊“大娃”的影像。

第二天在我终于见到妈的时候，一夜没合眼的妈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滚烫的泪水落在我的脸上，我抹了一下脸，抹出了更多的泪水。我不知道妈失去我会怎样，但我知道我不能没有妈。妈没有埋怨，很快端来一碗热饭，饿极了的我捧着那碗饭，连同泪水一起吃到肚里。妈说：“大娃，别记恨你爸，他是心里憋闷，有气出不来。”事后，我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爸，妈让我去看看爸，我仍然和爸怄气不想去。四叔来的时候，妈对四叔说：“你领着大娃去看看他爸吧，我老不放心。”四叔便领着我去了。爸当时刚因“一打三反”被封闭在乡下，一见到爸，我对他的怨气全消了。爸瘦了，眼睛显得特别无神，见到我才闪了一点亮光。我拿出妈给爸带的东西，他的精神才好起来。我知道，亲情在爸身上起了作用，我知道妈为什么要让我来看爸了。

我到了外地工作后，离妈远了。妈想她的大娃，就常坐了长途车来看我。我那时才十几岁，在妈的心里还是个孩子。我那时不知道妈一路的辛苦，也不大愿



意让妈跑到厂里来。妈不知道我爱面子，只知道想大娃，只要能看看大娃就心满意足了。

妈一生没有去过大地方，只到过开封，还是服装厂组织学习时去的。妈说：“都说北京可好了，啥时候也去看看。”妈走的那年夏天，我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前，我拿出妈的照片，心里默默地说：“妈，大娃和你一起来到了北京，看到了天安门。”我的泪水滴在妈的照片上……

和你在一起

素 猫

感谢今年夏天的那场暴雨还原了真相。

7月26日，我从出差地北京回广州。因为没买到直航的机票，又要赶着回去上班，我选择了在长沙中转。

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长沙。从长沙飞往广州的飞机，让我等了足足3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外面暴雨如注，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看看老妈去。

到家时，担心老妈已经睡了，我直接掏了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地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漂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

一个人在外面又苦又难觉得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老妈的这句话，像她说的，怕什么，大不了就回家。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在了脱鞋的动作上。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灰白夹杂，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曾经年轻的她总是要揽着我的肩膀，带点嘲笑地指指我的头顶，说还够不到她的下巴呢。她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么瘦小单薄了呢？

屋里潮湿又黏腻，大概是出了汗，她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墙壁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她惊了一下，转过身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接着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

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飞广州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成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

二

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过一阵子。那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

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怕老妈无聊，特地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500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的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欢声笑语。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时，发现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长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

我走上前，拍拍妈妈的肩，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从那之后，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访，我尽量跟主任告假。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开始明显感觉到主任有意见。而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那个月的收入从七八千元一下子减到了两千多元。

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爸爸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你说要不要在这里放一盆绿萝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样放大了声音说：“不行！”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长沙，临走前，她还给了我2000块钱，我给她的500块钱就在里面，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一起住过。不过，自从从广州回去，她倒好像变了一个

人似的。电话打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每次听到她在电话那端快活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她说，她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要把以前亏欠的日子给补上。我举双手表示赞同。

可是，在这个因大雨滞留的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妈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吗？

三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

“吃吧！”她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给你带的。”她装了一兜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豆丝，都是我爱吃的土特产，把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出门的时候，她说：“不送你去车站了，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

我给她打电话：“走了。”她嗯了一声：“走吧。”

9点多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我的行程安排，我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10点，她去了菜市场，花了大半个小时在菜市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市场，她就径直去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还有点凉的，老妈就坐在江边的木头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随身带着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狗小猫，或者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

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随儿女举家迁去了沿海或发达城市，她工作几十年的厂子倒闭后，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得越来越少。我怎么就能轻易相信她描述的那些生活呢？

中午1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我看着母亲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点微微驼起。风吹起来，她那单薄的灰白头发如风中飞蓬。

这时老妈终于起身活动。她径直走到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她们很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远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很多。她几乎没有停歇地说啊说，



我远远地看着她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我从来没想到老妈的话竟然如此之多，她一贯对我言简意赅，主题明确，从不拖泥带水，她也一直都是这么教育我的。

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

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瓦楞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一小时十五元。

我愣住了。

四

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得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话的人都没有——原来什么都没有。

我疾步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句“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哎，还没给钱哪！”我塞给她一张20元的钞票，拽着老妈朝家里走。我一边走一边哭，她在找话题，一个劲儿地说：“你怎么没走呢？”“你看看你这孩子！”“你说你哭什么啊？”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说：“唉，也不是没朋友，以前也参加活动，但就是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劲。”

我陪她去菜市场买了菜，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她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我看着墙上的钟，它还是滴答、滴答地走着。这一刻，我和她就像是站在时间的两头。我正年轻，她却已经老去，一点点地，老得像一个懵懂的小孩。

那天晚上，我陪她坐在沙发上翻旧相册，一张又一张，跟她回忆以前的事情。她睡后，我偷偷打电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打定了主意，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待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我不想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孝顺她。以后的日子里，也许会有困难，也许会有矛盾，但是一起经历和承担，总好过天各一方地隐瞒和思念。

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打好了包。第二天，她一万个不愿意随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兴。她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了，我指指地上的包：

“快，提着，跟我走！”

长沙的雨停了。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睡着了。